

今天交流一個主題是「以史為鑑」，有以歷史為借鑑。首先，歷史它可以是我們以前在教科書上所學過的，這些都屬於過去的歷史；甚至於是我們自己這一生成長也是歷史，包含我們進入傳統文化這個因緣，曾經走過的路也都是歷史。

唐太宗先生有講到：「以銅為鏡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為鏡，可以知興替；以人為鏡，可以明得失。」他這三個鏡子，其中以歷史為借鏡，可以觀察到個人怎麼興、怎麼衰，或者是說一個團體，或者是一個國家是怎麼興、怎麼衰的。而能夠接受別人的勸諫，以人為鏡，接受別人的勸，甚至於是以具體在歷史當中的人物，我們來反觀的話，容易洞察到我們的正確或者錯誤，可以明得失。而太宗在我們古代的歷史當中，他算是一位明君，他也開創了貞觀盛世。這個在歷史當中，可能找不到五個人像他有這樣的政績，我們現在全世界都有唐人街，可見那時候貞觀盛世的興旺強盛。

而太宗自己在魏徵在的時候，他容易接受勸諫；魏徵去世之後，他一度還針對魏徵以前提的意見，還有不高興的地方，後來自己又吃了虧，才又反思到還是魏徵講得正確。所以像這麼好的皇帝，他要保持他的警覺性去反省，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同時唐朝還有唐玄宗，開元盛世並不輸給貞觀。唐玄宗能開創這樣的盛世，可是他在晚年卻因為用了不好的臣子，然後寵愛楊貴妃，最後差一點唐朝就斷送在唐玄宗的手上，所以開元盛世跟安史之亂都發生在他一個人的身上。

所以《詩經》當中提到：「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。」很可能都有好的開始，但是能夠保持到最終也是不容易的事情。所以我們有

一個成語叫做蓋棺論定，還沒有到蓋棺論定，要去定一個人這一生的成敗、得失，可能都還說不準。尤其我們在佛門，也是強調初發心成佛有餘，我們發起成就道業之心、發起弘護正法之心，這個心是很勇猛的，假如能夠保持下去，成佛有餘，相信弘護的工作也會做得好，而這個保持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
就像蓮池大師他有提到「真道人」，什麼是真正的道人？蓮池大師分析到，在我們世間，造業者百，在造善惡業的有一百個人，其中可能只有為善者一二人；為善者有一百人，可能向道者才一二人，向道就是指真為生死要出輪迴的，這樣的向道人只有一二個人，所以世間有一萬個人，想向道的人可能就三四個人而已；向道者一百人，堅久者才一二人；堅久者百人，堅之又堅、久之又久，直至菩提不退轉的，那就還是只剩一二人，那要到這樣的程度才是真道人，才是真正出得了輪迴。

所以從歷史，以至於祖師的教誨，就深刻感覺要保持道心不退，必須要有高度的警覺性。而我們發這個心來弘護正法，都是希望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。就像杜牧他寫的一首詩當中，也是在護念後來之人，他提到：「秦人不暇自哀，而後人哀之；後人哀之而不鑑之，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」。而他所提到的應該是指在朝廷當中、在政治當中，先講到了秦國，秦國在我們中國也是大一統的一個朝代，但是那個時候嚴刑峻法，它變成十五年就結束的一個朝代。但是後世都會憐憫它這個朝代的情況，可是假如沒有引以為戒的話，很可能秦朝出現的那些情況也有可能在後世再出現。

我們假如沒有引以為戒的話，很有可能歷朝歷代發生的這些問題，雖然他是在朝廷當中，也很可能在我們弘法的路上、在我們的團體當中也會出現這些問題，因為佛門講的，心生則種種法生。而歷史當中，這些現象都是大部分由讀書人，上到皇族，他們也都是

從小讀書的，甚至是考上功名，四書五經他們都是有讀過的，並不是不明白道理的人，但是在很多境緣當中，還是把不住這些財色名利的誘惑，還是伏不住自己的習氣，造成國家的一個損失、一個敗喪。當然造的業也會很大，因為他影響的是整個國家。

成德自己也會思考到，他們都是讀書明理的人，在境界當中都很難把持得住；而我們現在發心都很好，可是我們也不是從小讀的人，而且很可能接受任務的時候，其實這些四書五經裡面做人做事的道理，自己也是還沒有深入，還沒有很明白。打一個比喻，就是自己刺槍術還沒有練純熟，就已經上了戰場，所以這個就變成是自己一個客觀的情況。而我們現在所面對外在財色名利的誘惑，很可能還超過古人。所以明理方面自己很可能是遠遠不如古人，外在的誘惑又比古人多很多，而自己又選擇走這條路了，所以等於是要有非常高度的一個警覺性。

而又回想師父上人常常講的一些話，就更讓自己戰戰兢兢。比方老人家講，斷人慧命比斷人家的身命的罪還要重。我們看古代好的皇帝，可是因為在謀取政權殺了太多人，很可能都要墮到地獄、墮到三惡道去。而斷人慧命的罪還超過斷人的命。我們從事這個工作，很有可能讓團體、讓大眾因為我們而產生對傳統文化、對佛法的誤解，甚至於是喪失信心，變成我們是好心來做，卻破壞了正法的形象。這個是自己不願意看到的情況，但是自己確實一路走來，這樣的錯犯得太多了，常常提醒自己，從前種種已經過去，自己還得戴罪立功。

也接觸到一些我們在護法工作，這些滿年輕的，二十出頭的這些年輕人，他們之前也是從小到傳統文化單位去學習，但是在那樣的一種氛圍，不管是身教、言教，沒有按照經典，都給他們的內心造成很大的衝擊、傷害。成德也覺得他們很有善根，雖然有這樣的

衝擊、傷害，但是還是很願意來護持傳統文化。可是他們提到，他們很多同學都離開了，甚至於是一提到傳統文化就非常有怨恨。這些都是我們傳統文化這一二十年過來當中出現的一些情況，甚至於是這樣的情況並沒有減少。等於是我們必須總結這些經驗，才有可能不犯之前這些問題。所以回想起老人家說的，斷人慧命的罪比斷人的命重。

老人家又說，末法時期，邪師說法如恆河沙。我們的念頭一偏，就可能魔會加持，因為在這個關鍵的，正法等於是危急存亡之際，佛菩薩跟魔都在搶人，念頭一對，佛菩薩加持；念頭不對，很可能魔就會加持上來了。又聽到老人家說的，跟他十幾年、二十幾年的人，在財色名利面前過不了關，但是不能怪他們，因為他們不是從小學的。回想老人家這些話，自己的警覺性就必然要提得更高。也在從歷史當中來反觀到，我們現在自己修行，包含團體的運作，應該引以為戒的有哪些地方。

今天先跟大家交流到這裡，謝謝大家。